

韓昌黎尺牘

己未初夏

唐宋十大家尺牘

顧軾庭題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版



分售處

韓昌黎尺牘 一册 一角  
柳柳州尺牘 一册 一角  
歐陽修尺牘 一册 一角  
蘇老泉尺牘 一册 一角  
司馬溫公尺牘 二册 二角  
黃山谷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呂東萊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王臨川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曾南豐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蘇東坡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文 明 書 局

印發 刷行 者兼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南 京 路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開封 西安 成都  
 天津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重慶 長沙 鄭州 青島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蘇州 杭州 福州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蘇州 杭州 福州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蘇州 杭州 福州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中 華 書 局

唐宋十大家尺牘序

書之見於經者鄭子家之遺趙宣子書子產之遺范宣子書呂相絕秦書類皆起於國際之交涉以文辭為折衝樽俎之用至私家往來沿用簡牘則盛於嬴秦以後李陵之答蘇武楊惲之報會宗馬援之戒兄子朱浮之訐彭寵樸茂淵懿宏我兩京不僅孟公之擅長子雲之稱美而已也魏晉而還競尚駢儷錯采鏤詞形諸筆札華而不實繁而失要其風靡矣有唐諸子振八代之衰復兩漢之舊洋洋灑灑觥觥嶽嶽札牘之往復輒於此見大經濟大學問焉北宋承之文益光偉昔茅坤嘗選唐宋八家文以為後學繩式清沈德潛復從而刑定之至今學子傳誦不衰僕以為尺牘雖小道亦文之所在也其引人入勝興味之濃厚意義之廣博尤勝於他種文也謹援茅沈前賢選文之例於唐得二人馬曰昌黎韓氏柳州柳氏於宋得八人馬曰永叔歐陽氏眉山父子蘇氏介甫王氏南豐曾氏山谷黃氏溫公司馬氏東萊呂氏其人皆大經濟家大學問家也學者苟因是而進求之其有得於文不鮮哉

民國八年五月古稀老人序於退思軒



唐宋十大家尺牘總目次

韓昌黎尺牘五十一首

柳柳州尺牘四十二首

歐陽修尺牘十九首

蘇老泉尺牘二十一首

司馬溫公尺牘六十七首

王臨川尺牘二十九首

曾南豐尺牘二十九首

蘇東坡尺牘二百六十五首

黃山谷尺牘二百二十四首

呂東萊尺牘一百八十一首

韓昌黎尺牘目錄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存亮書

上李尚書書

答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啟

上留守鄭相公啟

上宰相書

重答張籍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廿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上張僕射書

答胡生書

與于襄陽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答馮宿書

與衛中行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為人求薦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劉正夫書

答殷侍御書

答陳商書

與孟尚書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答元侍御書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答張籍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一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韓昌黎尺牘目錄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存亮書

上李尚書書

答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啟

上留守鄭相公啟

上宰相書

重答張籍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廿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上張僕射書

答胡生書

與于襄陽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答馮宿書

與衛中行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為人求薦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劉正夫書

答殷侍御書

答陳商書

與孟尚書書

答呂豎山人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答元侍御書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答張籍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一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韓昌黎尺牘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存亮書

愈白。愈少鴛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

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矚。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

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於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鎖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且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威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



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寔戚之歌。嚴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任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 答楊子書

辱書。並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以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

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存。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耶。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旆從並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啟

愈啟。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嚴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曠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故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僂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鴟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啟

愈啟。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姪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賄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

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於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籍心。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使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舟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沉浮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